

刘统勋的诗才

□李金科

刘统勋，字延清，号尔钝，诸城（今高密）人。他是清代名臣，一生在水利、吏治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。其实，刘统勋的诗文、书法亦知名于时，其诗曾得到乾隆皇帝的赞扬，只是其诗名被功业所掩而已。

据史料记载，张廷玉告归乡里，刘统勋奉敕撰送行诗，门下士如赵翼等客于刘家，并令拟作，没有称意者。刘统勋自己为之，中有一联云：“住怜梦里云山绕，去惜天边雨露多。”进呈后，乾隆皇帝大加褒赏，一时送行诗，遂无有出刘统勋右者。

乾隆年间著名诗人、“东南二老”之一的钱陈群亦对刘统勋的诗作大加赞赏。当有人跟钱陈群评论说，刘统勋经学功夫深邃，屡掌文衡，诗学恐怕未必能赶得上钱陈群。钱陈群听后鼓掌大笑说，刘统勋经学好，这无疑是对的。但说刘统勋诗学不如老夫，有何根据呢？这时，客人无言以对。钱陈群遂抽出自己与刘统勋唱和之诗给客人看，当客人读了刘统勋的《秋水》一诗后，对刘统勋佩服备至。

钱陈群南归时，刘统勋作《送香树公》诗相送，诗词清雅妙绝，堪称佳作：“归愚归隐日，公作送归诗。今日送公者，谁为绝妙词？金门诸彦集，积水片帆迟。梦觉闻鸣橹，依依魏阙思。一疏陈丹陛，重纶下紫霄。睿文申眷注，上寿赐松乔。诗和犹三接，儿扶更早朝。俱蒙优诏许，讵待小山诏。岂弟有吾道，恢奇聚艺文。平原余乞米，内史诩鹅群。叱驭曾师古，拔茅切救焚。洒然存一老，嘉惠四方闻。从来胶漆意，倍在别离时。欲叙平生事，难裁纁纁辞。久随丹禁地，同莞白云司。尚有前期在，鸳鸯下钓丝。烟水几千里，身轻放鹤初。善酬明主意，勤读养生书。有子辞金马，经时返玉除。平安频奏达，不必觅双鱼。”

刘统勋任湖北乡试考官时，曾登临黄鹤楼，其《凌琢臣学使招登黄鹤楼》诗，词藻瞻丽，气势恢宏：“霸国雄风旧所闻，凭栏空阔出尘氛。寒潮近挟晴川雨，暖气高连大别云。关塞万重迷楚望，舳舻千里会江滨。时清不用夸形胜，坐看平波接绮纹。”

张廷玉是刘统勋的老师，但生性正直的刘统勋后来曾弹劾张廷玉，此为后话。刘统勋有《题桐城张相国赐园泛舟图》，对张廷玉的老家桐城龙眠山给予赞美：“龙眠山对赐金园，管领烟霞荷厚恩。今日重开休沐地，白沙翠竹宛江村。”

刘统勋曾到许多地方办理要案，所至之处都留下了许多佳作。其赴山西查办要案时作有《归化城晚行》诗：“蹇驴破帽独冲风，路指阴山落日红。行客不须悲塞北，版图先已属辽东。”刘统勋轻车简从，微服私访的故事传遍塞北。

乾隆皇帝好诗，一生诗作达4万余首。他许多即兴口授或朱笔作草的御制诗就是由刘统勋整理的。乾隆御制诗中多次提到刘统勋，刘统勋也撰写了大量应制诗作。刘统勋的《恭和御制柳絮五首元韵》可谓其代表作，其诗云：“嫩绿常瞻凤辇巡，交枝深锁玉园津。迟迟日转当三月，点点花飞送暮春。曲苑飘连斑笋笋，游轮碾伴曲丝尘。悠扬自趁芳菲节，留取浓阴荫喝人。”此诗被载入《本朝馆阁诗》《雪桥诗话》中，广为传颂。



安丘柘山大集上散养的公鸡很抢手。(资料图)

“赶”出来的乡愁

□王振千

记忆里的乡下集，处处透着原生态的淳朴和自然，人实在，物实惠，是农村人的“标配”，是人们“赶”出来的乡愁。

有人把乡下集概括为“土而奇”。“土”说的是集市上的物品都是些最接地气的土特产：有的刚从树上摘下来，有的还带着泥土的味道，有的菜叶上的露水珠还没来得及“逃”走。“奇”指的是在城市大商场里很难买到的“稀奇”物品，在这里却应有尽有：刚挖出的野菜，刚晒干的中草药，刚出炉的黄烟叶，刚剥皮的花生米，妇女用的针头线脑，男人吸烟用的玉嘴、铜锅等等。

有些上了年纪的城里人还专门来乡下赶集凑热闹，买“新鲜儿”。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，这边走走，那边逛逛，为的是寻找失去的感觉，享受享受这“赶”出来的乡愁，嗅足这“集”的味道，再顺便买上一大堆。

农村人很好奇地问：“乡下人都想去城里买东西，你们咋还跑到乡下来买呢？”

城里人会笑着回答：“乡下买东西不用担心，东西真，图新鲜，价格又便宜。”

是的，城里的蔬菜往往比乡下贵，还不新鲜。乡下集上的蔬菜都是大清早刚从地里拔出或摘下来的，大多还透着露水的影子。另外，商场里的商品都明码标价，结账时缺一分钱都不行。农村人从不计较这毛儿八

分的，他们会很慷慨地去零要整，“一块一毛二，没零钱算了，一块钱”。有时，买菜的人过意不去，非要再给零钱，卖菜人拦着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一分钱二分钱，买不着油，买不着盐，坐不了飞机，坐不了船，都是自己地里长的东西，多一点少一点不当个啥！”

一个大娘拎着几只公鸡，毛色光滑鲜亮，鸡爪尖尖，蹬腿弯弯，不肥不瘦，一看就知道是自己家里散养的，买了肯定错不了。大婶筐里大小不一的鸡蛋，颜色自然，绝对是正宗散养的笨鸡蛋。

赶乡下集，不用慌不用忙，蔬菜摊、水果摊、日用品摊、衣服摊……琳琅满目，不限时间，任挑任选，合适了再付钱。还有那庄户味儿十足的包子铺、油条摊、小吃摊，热气腾腾、鲜香氤氲的羊肉汤摊……买饭的、卖饭的、吃饭的都在热气缭绕中忙碌。

土板凳，土饭桌摆了一片，一个人或几个乡邻坐下来各要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再叫上一壶“老烧儿”，吸吸溜溜，喝得双腮发红、鼻尖冒汗，要的就是这个氛围，吃的就是这种滋味。即使不到饭点也有不少人人光顾，一拨人去，一拨客来。抬头遇见了熟人，递根烟，点着火，边吸烟边拉家常，问问东，道道西，陈芝麻烂谷子……一支烟吸得差不多了，抬头看看太阳，别一声：“我再去转转”，然后消失在人群中……

还有一种人专爱赶“逛荡集”，他们往往不买也不卖，东看看，西瞧瞧。其中一部分是老人带着孩子看热闹，观“西洋景儿”，听“莲花落儿”，大人小孩高兴得不得了。另一部分多是些二三十岁“闲气”十足的男青年，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去，时不时制造个混乱，趁机“揩”点油。

“五天一个乡下集，买卖吃喝任由你。就算是个穷光蛋，也能赶到日头西！”乡下集，记录着农村人的喜怒哀乐，是镶嵌在乡愁里的亮丽符号，是一个永远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……